

START
USE

MUSEUM

博物馆之友

上海博物馆编

非洲的艺术与文化

African Art and Culture



MUSEUM

非洲的艺术与文化

博物馆之友

African Art and Culture



Smart Muse 一本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编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洲的艺术与文化 / 陈燮君主编；上海博物馆编 .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447-3899-6

I. ①非… II. ①陈… ②上… III. ①雕刻—作品集—非洲 IV. ① J3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8262 号

书 名 非洲的艺术与文化
编 者 上海博物馆
主 编 陈燮君
策 划 郭青生 陈曾路
策 划 编辑 张 遇
责 任 编辑 费明燕
特 约 编辑 杨烨曼
校 对 陈金龙
书 籍 设 计 曹文涛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电 子 邮 箱 yilin@yilin.com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9.5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899-6
定 价 4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目 录

Contents

038

辉煌与屈辱

——独立前非洲大陆发展追踪

沐涛



060

从“黑暗之心”到文明之根

——非洲大陆的人类学之旅

张经纬

005

无言的演出

——中非雕刻艺术及其背后的秘密

龚辛



048

传统非洲的社会结构和语言文化

张忠祥



070

慈善、殖民与人类学考察

——近代法比两国在非洲中部

韩少华



078

“生命之树”

——大英博物馆非洲藏品

袁雁悦



096

那里，才是地球的本来模样

李天扬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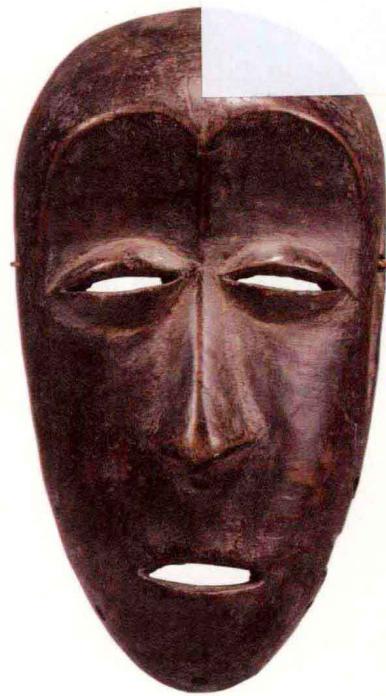
大陆的馈赠

——非洲的博物馆

陈金龙 王华 / 编译

Smart Muse

一本博物馆



非洲的艺术与文化

博物馆之友

African Art and Culture

上海博物馆编
译林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038

辉煌与屈辱

——独立前非洲大陆发展追踪

沐涛



060

从“黑暗之心”到文明之根

——非洲大陆的人类学之旅

张经纬

005

无言的演出

——中非雕刻艺术及其背后的秘密

龚辛



048

传统非洲的社会结构和语言文化

张忠祥



070

慈善、殖民与人类学考察

——近代法比两国在非洲中部

韩少华



078

“生命之树”

——大英博物馆非洲藏品

袁雁悦



096

那里，才是地球的本来模样

李天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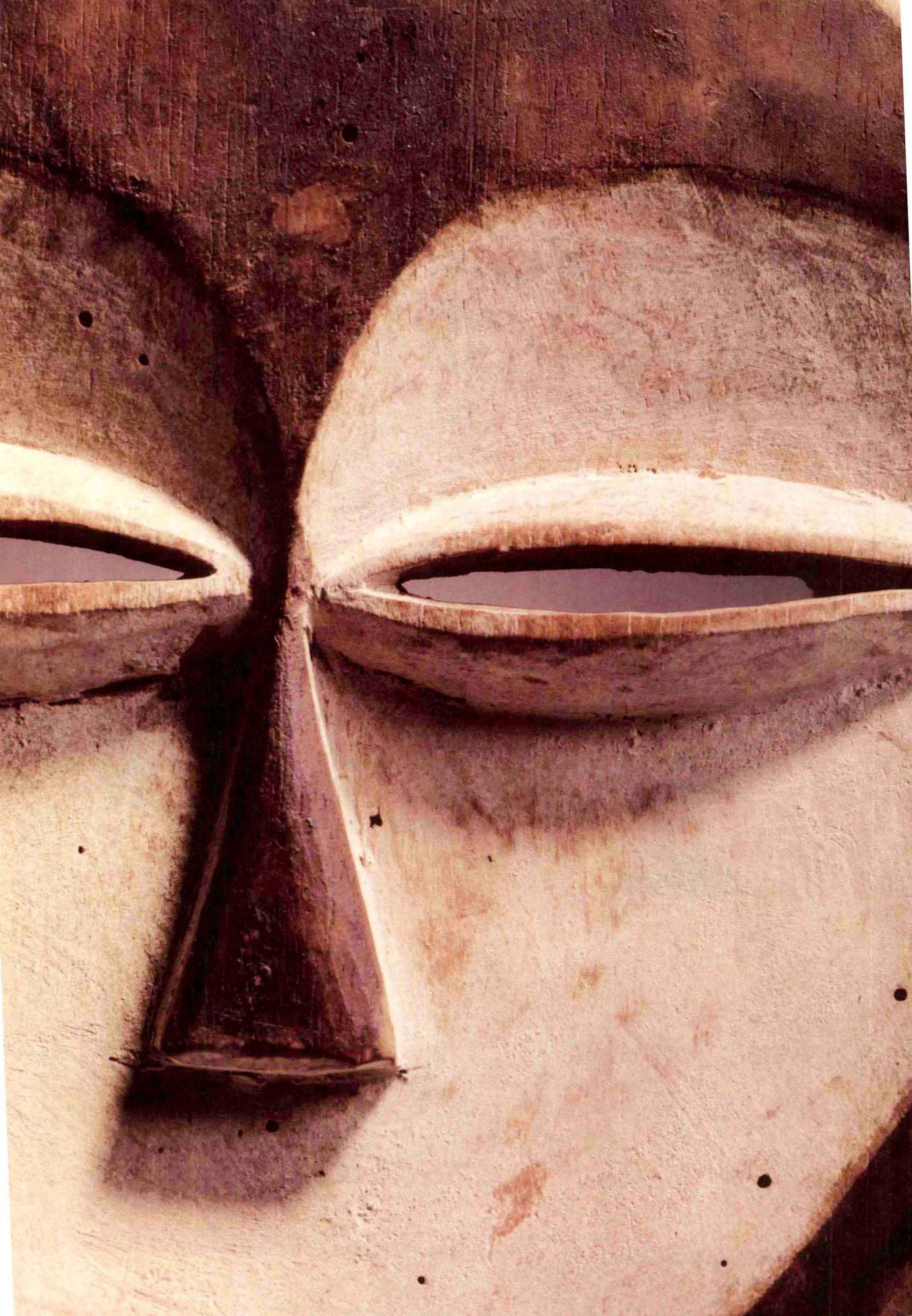


132

大陆的馈赠

——非洲的博物馆

陈金龙 王华 / 编译



无言的演出

——中非雕刻艺术及其背后的秘密

◆ 龚辛

他们呼喊着，歌唱着，他们汗如雨下，脸上仿佛戴着十分可笑的面具；可是他们有骨骼，有肌肉，有一股狂野的生气和强烈的运动能量，这些都像那海岸边的海浪般自然而真实。

——康拉德《黑暗的心》



如果让大家勾勒一幅世界地图，并在每个版块填入对这个地方的认识的话，大多数人给出的地图上非洲大概是一个除了埃及金字塔、撒哈拉沙漠等几个标签以外一片虚无的版块。而谈到“非洲艺术”，出现在大多数人脑海中的可能是“抽象”、“夸张”这样的模糊的概念。事实上，就像我们所熟悉的东亚大陆上聚集着各种纷繁芜杂、五花八门的地域文化与艺术特征一样，非洲的广袤大地上由于地理、气候和历史等因素也呈现多元化的人文特色。上海博物馆于2013年与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合作举办“刚果河——非洲中部雕刻艺术展”就是希望能让观众更深入、更细节化地了解步入现代化进程之前的中部非洲艺术、民俗和文化。

中非艺术在艺术史界与埃及艺术不相上下的重要地位，讽刺性地得益于19世纪欧洲国家对非洲的大规模殖民主义活动。大批“原始的野蛮人”为“异教迷信”所制作、使用的“光

怪陆离”、“匪夷所思”的道具被带到欧洲，一时引起轰动。由于与欧洲审美传统是如此大相径庭，这些来自黑非洲的造型艺术很快吸引了20世纪初包括马蒂斯和毕加索在内的先锋派艺术家的注意，后者很快将非洲雕刻师几何化表现人体的方式融入了后印象派开创的画风，形成以大色块、平面化、几何状碎片化分割人体为主要特征的风格，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现代艺术的伊始。先锋派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商，以及欣赏他们作品的买家成为收藏黑非洲艺术的最早群体。随着先锋派艺术走红，成为他们创作灵感源泉的芳族（Fang）、高奇族（Kota）、姆贝迪族（Mbede）以及其他部族的非洲雕刻品也逐渐为更多的收藏家所追捧。这股潮流持续了整个20世纪，促使成千上万的非洲雕刻源源不断地涌入欧美市场。

在收藏之风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得以接触、接受这些陌生的造型艺术。在非洲艺术逐渐从早期传教士描述的“可怕



头盔形面具

奎勒族，加蓬

20世纪早期

28.5厘米×72.5厘米×22.5厘米

凯布朗利博物馆藏

的、鬼一样的迷信用具”^[1]升格至具有审美、学术价值的艺术品的过程中，它们的使用方式、所属族群、这个族群的生活习俗和信仰也在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努力下被揭示。很多过去对这些艺术品的误解被澄清了；制作相似风格物品的部族被归类；一些显赫部族的口述历史被记录下来。在这听上去似乎十分振奋人心的事实背后，我们也不能忘记黑非洲艺术为人所知的过程也是欧洲外来文化侵蚀本土文化的过程，在鲜有文字的中非大陆，大多数以口述形式传承的传统宗教仪式及其意义都不能避免在汹涌的时代潮流中泯灭的命运。能被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了解并记录下的只是幸存的很小一部分。即便是这一小部分记录也会由于研究者视角偏差或者当地知识对外保密等等原因而不能保证百分百的正确。当然，从乐观、宽解的角度来看，这个非洲部族的人民是如此热爱吸纳新事物（有把手呈手枪状的权杖和电锯造型的矮凳为证），而各个部族千百年来不免在迁徙、征战中丢失一些传统，又拾掇起一些新的传统——能够截取这个巨大的、不断成长变化的活体在某个阶段的样本已是值得庆幸之事！

接下来笔者将以“刚果河”展涉及的非洲中部雕刻艺术为主线，带领读者们略览中非部族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世界，体验他们的日常和精神生活。

水文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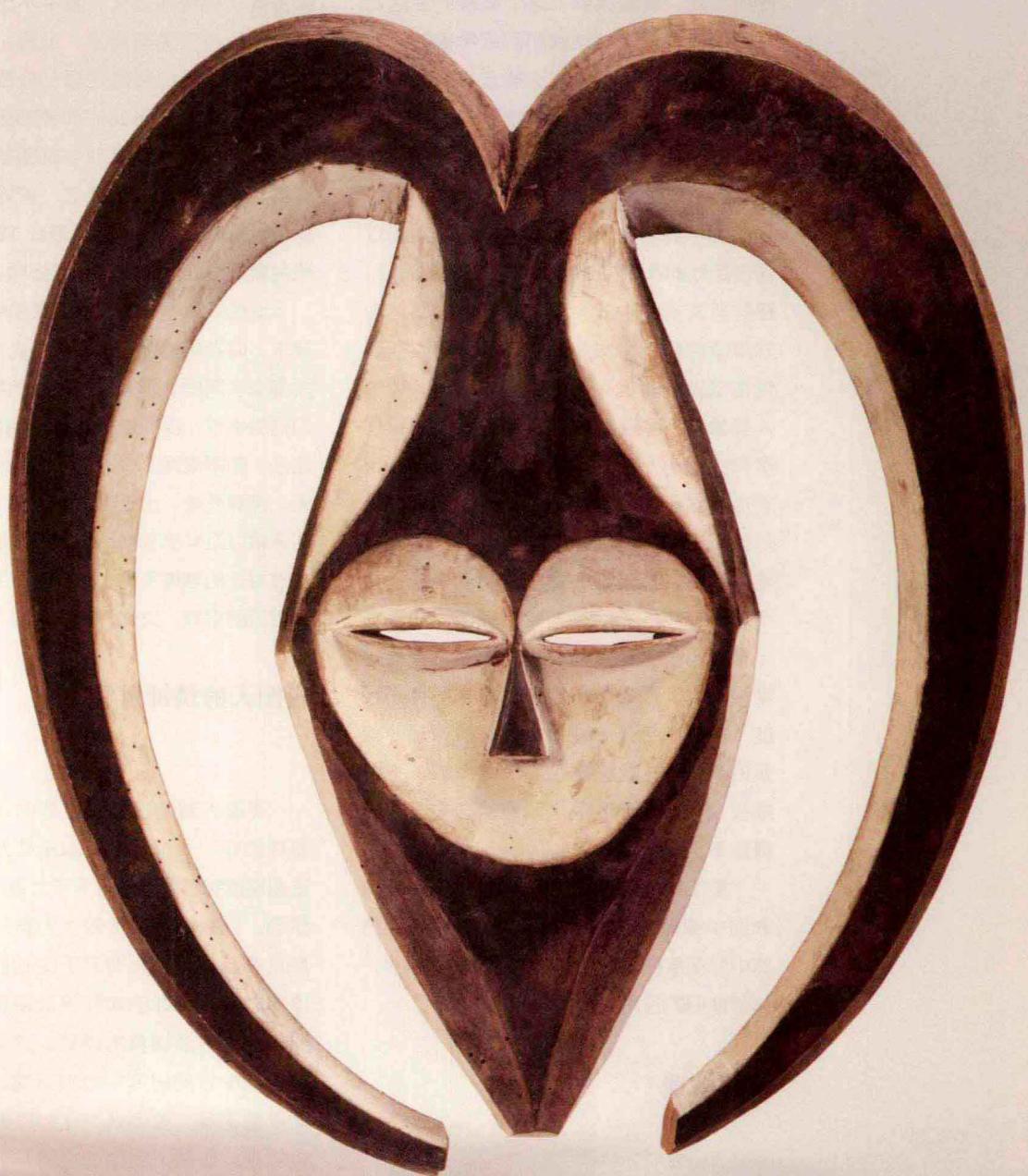
在延绵无际的中非大陆，众多的河流在热带雨林和稀树草原中蜿蜒前行，汇聚成非洲的第二大河流——刚果河。在刚果河及其支流形成的流域中生活着众多部族，他们大多操班图语，虽然有地方口音上的差异，但被统称为班图人。根据西方学者自19世纪中期以来的研究结果，这些讲班图语的族群本是同根同源。他们祖先最早居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西非地区，从公

元前20世纪开始由今天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边境处向东向南迁移。这场迁移断断续续持续了四千年之久，其中不乏开拓荒地的壮举，也不免有驱逐、征服、兼并异族的悲壮史诗；而暂时定居一处的部落又可能被后一波迁徙至此的同源部落驱逐、兼并；被征服的或者长期与班图部落相邻的族群也可能被同化。总之，这场迁移的过程极其复杂又漫长，最终形成19世纪欧洲殖民者抵达非洲时所见到的格局。

这些非洲中部的班图语支部族拥有冶铁技术，以农耕或狩猎采集的方式为生。他们大多临水而居。刚果河庞大的水系不但为他们提供水源，也提供了内陆重要的交通运输途径，使刚果河流域的各地居民得以互通有无、接触往来。出于相同的宗源、相似的生活环境以及文化交融，中非不同的班图部落虽然居住的地域不同，却拥有一致的世界观和相近的宗教、文化、艺术传统。

班图人的精神世界

班图人对自己以及世界的理解究竟是怎样的呢？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一直试图观察和了解，并留下了大量研究成果。然而，以殖民时期传教士为首的研究者本身是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生长的，难免在诠释时有将中非的实际情况硬塞进他们所熟悉的世界观模具的嫌疑。这个现象即使在当代学者的研究中也很普遍。根据人类学家的记录，笔者认为比起欧洲基督教的世界观，班图人眼中的世界与亚洲以及大洋洲民族更为接近。他们都信奉万物有灵，而对主神或者至高神的概念模糊甚至缺失；他们对祖先都有强烈的崇敬和畏惧之情，死去的祖先被列为神灵之类；他们都相信冥冥之中有无形的力量在影响世间万物的生息，这种在中非被称为玻瓦恩噶（*bwanga*）^[2]的力量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气或者波利尼西亚人的玛纳（*mana*），可以被诠释为生命力、活力、神力或能力。



带弧形角的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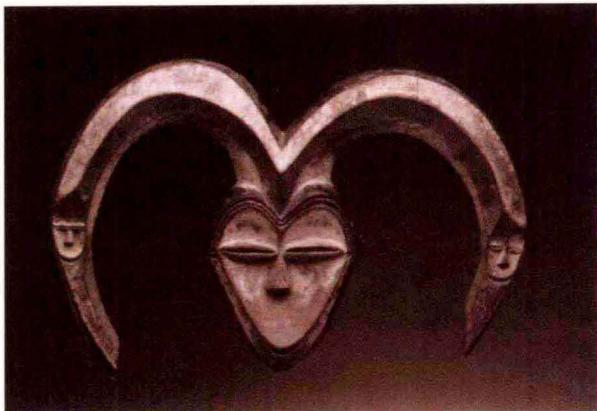
奎勒族，加蓬

20世纪早期

49厘米×39厘米×7厘米

凯布朗利博物馆藏

保申科博士捐赠



带弧形角的面具

奎勒族，加蓬
巴比尔·缪勒博物馆藏

奎勒族表现森林之神的面具一般是人脸上长着一对弧形角的样子，但有时候角上也会刻有小人脸。这种设计的意图可能与他们雕刻的猫头鹰状的双面面具相似，即表现神灵时刻警觉地监视四面八方可能存在的危险。

寄身于万物的神灵

在一个居住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居民眼中，所有自然现象和自然界有生命或者无生命的事物都由神秘的力量主宰，每一个山头和每一棵树都可能有神灵附着：土地中能长出供人兽食用的果实和庄稼是土地中神力作用的结果；提供众多资源的森林中有善良的精灵会告诉猎人各种有用的知识，但森林深处也有邪恶的树精会吞噬迷路的路人；天上打雷的时候约鲁巴人（Yoruba）会说“雷电神又在投石了”；蛇在很多地区都被视为与死亡以及永生概念相关的神圣动物，随意杀死将会惹来大祸……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受到自然界的左右，因而不敢怠慢所有可能为他们带来福祉或者伤害的各方神灵，分别对它们小心侍候以驱灾辟邪或谋求帮助和庇护。人们为神灵制作面具或者偶像，设置庙宇和祭坛，并在特定的场合举行仪式

向这些神灵求祷。对居住在加蓬北部热带雨林中的奎勒人（Kwele）来说森林资源极其重要，他们为善良的森林之神艾蔻克（ekuk）制作的面具采用了羚羊角和人脸结合的造型。奎勒人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中都会使用这样的面具，比如在狩猎收获不佳、流行病蔓延，以及葬礼的最后阶段等等。居住在大西洋沿岸的伊约人（Ijo）在新年伊始或者水位涨高时都要举行祭拜水神的仪式以求水神庇护族人。表现水神的面具集合了鱼、鳄鱼等多种水生或两栖动物的特征，有时候也呈现半兽半人的造型。^[3]

这种对世间万物的崇敬之情源于人们对自然界的敬畏。当一个社会还不能以科学解释自然现象的时候，基本都经历过这样的信仰阶段。然而这并不一定代表原始和落后，毕竟在现代的中国和日本，那些被归为迷信的禁忌和民间传统仍然为人们有意无意地在生活中履行着。

建筑部件：柱子（一对）

绍高族，加蓬

20世纪

高 176 厘米

凯布朗利博物馆藏

© musée du quai Branly, photo Thierry Olivier, Michel Urtado

化身为神灵的祖先

祖先的亡灵在中非乃至全非洲居民的精神世界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他们来说，祖先即使在死亡后搬去了神灵的世界，却仍然是家族和部落的成员，而且对自己家族和部落中的事似乎仍然颇感兴趣、多有参与。活着的族人与祖先频繁沟通是当地见怪不怪的事情。村民生病的时候会请求祖先驱散病灾；在重要的社群活动上，比如男孩的割礼仪式，祖先会被请来保护即成年的后代；而在特定的时节，整个村社会聚集在一起举行如农耕仪式以求丰收；或者当社群遇到危险，如战争或干旱等，人们也会第一时间想到逝去的祖先，请求他们的保护和帮助。乍听上去似乎祖先们都是和蔼可亲、处处为族人造福的样子，而事实上非洲人对祖先的感情也是十分复杂的，那是一种既恐惧又依赖于祖先超自然力的矛盾情感，因为不管怎么说死去的人一直徘徊在活人身边，可以施惠，也可



以害人。疾病和死亡可能是某位震怒于后人的祖先造成的。先人留下的土地上收成不好也可能是祖先造成的，因此在收获时第一批收下来的果实要先祭奠给作为长辈的祖先。如果一个人做梦梦见了某位祖先，一般会去找通灵人解梦，弄清楚祖先是高兴还是生气，或是有什么要求。祖先与氏族的繁衍有直接关系，因此还未生育的女人会求祖先赐予后代。

家中的长者一旦逝去就可被认为是进入了神灵的世界，与神灵无异，可暗中影响活人的生活。德高望重的族长死后具有更加强大的神力，他们很可能成为部族口述历史中的一部分，并在几代以后被高度神化。事实上祖先与自然神的差别在非洲人的概念里是比较模糊的。一些对族人贡献巨大的祖先在一代又一代被人称颂的过程中渐渐变成某位重要神灵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只要想象一下屈原、关羽等在死后百



年间成为众人膜拜的神灵就能够理解这一点了。芳族有一种名为恩贡当(*ngongtang*)的面具表现的是某位祖先，却像奎勒族的森林之神面具一样具有少至两张、多至六张脸，表示这位祖先神可纵观天地南北中，没有任何邪恶活动能够逃出他的法眼。这样的面具主要用于搜捕罪犯的仪式。相同的造型也可以见于放置在芳族遗骨匣顶部的雕像(*eyima bieri*)。

最能说明祖先被升格为极具威力的神灵的例子大概要数巫术偶像宁金兹(*nkisi*)了。这种雕像或为动物形态或为人形，在中非众多族群都有发现，其中又以刚果族(*Kongo*)及其附近族群的最为有名。它们由部族中的巫师、通灵人或者治疗者设计并指导工匠完成，用来操控祖先的力量。工匠完成的雕像会由巫师做后续加工，比如涂上具有灵力的白色涂层，在头部或腹部填上草药等，使雕像具有灵力。^[4]具有

灵力的偶像能吸引祖先的灵魂暂时停留其上，并在巫师的操控下搜寻和缉拿施邪恶法术的作恶之人以维护族群的安定。由于当地人相信人不会无缘无故生病，疾病必然是有人施巫术导致的，因此巫医所谓的医学诊断事实上是刑事侦查，可以用宁金兹偶像“缉拿真凶”以消除或者减弱致病的邪术。巫师每一次召唤祖先的神灵或者在神灵的帮助下消除一次恶灵的侵袭都会在偶像上扎上一枚钉子或者刀片，因为金属制品在当地人眼中都是具有驱邪避恶的法力物品。宁金兹偶像还是解决社群间矛盾的见证。在这种场合，宁金兹偶像会被抬到村落中央，村落成员聚集在其周围就问题展开讨论，最后达成协议的双方要在雕像上扎入钉子或金属片以示契约达成。

个人或家庭用的宁金兹偶像使用方法相同，只是体型更小。持有者在家中就可



四面恩贡当面具

芳族，加蓬

高 39 厘米

巴比尔 - 缪勒博物馆藏